

黑龙江
历史源流
文化系列

黑龙江
历史源流
文化系列



大界江畔 上马厂村

马德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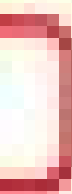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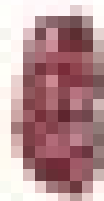
上马厂村纪行

上马厂村纪行
大界江
黑龙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大界江 村

上海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
历史源流

黑龙江
历史源流
系列



大界江畔 上马厂村

马德义 著

上马厂村纪行

上马厂村
纪行
大界江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界江畔言小村：上马厂村纪行 / 马德义著.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5

(黑龙江大界江百村纪行 / 段光达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491 - 0

I. ①大… II. ①马… III. ①乡村 - 概况 - 黑河市

IV. ②9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8743 号

大界江畔言小村：上马厂村纪行

DA JIEJIANG PAN YAN XIAOCUN;SHANGMACHANGCUN JIXING

马德义 著

责任编辑 安宏涛 罗 艺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41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491 - 0

定 价 1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黑龙江历史源流与流寓文化系列

编 委 会

主 任：衣俊卿

副 主 任：潘春良 王进敏 李曙光 张政文

成 员：赵勤义 张 翔 张松滨 丁立群 朱德宝

马长山 陈长喜 李小娟

学术顾问：李兴盛 金亚娜 李传勋 哈斯·巴特尔

段光达

总 策 划：李小娟



黑龙江大界江百村纪行

编委会

主 任：衣俊卿

副 主 任：厉 声 张政文 王珍珍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逢春 马长山 王 平 朱成国 刘 杰

吴树国 陈长喜 陈亚明 周喜峰 段光达

姚 龙 徐 颖 盖立新 霍明琨 魏 影

主 编：段光达

副 主 编：周喜峰 霍明琨 魏 影



PROLOGUE

总序

黑/龙/江/历/史/源/流/与/流/寓/文/化/系/列

历史文化资源是民族文明的血脉和根基，是民族精神品格的凝聚与体现，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特有文化形态的依托和载体。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从来都是一个对民族的、本土的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问題，它直接关涉民族精神的弘扬与传承，关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未来的发展与走向。保护、挖掘、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是世界性的课题，大多数国家都十分重视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和利用，以此延续民族文脉，维护自己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多样性，树立民族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进行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

历史证明，每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这种文化品质以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基础，同时也成为民族精神、国家精神和区域人文精神的内核。所以，正如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那样，生存在一定文化形态中的人们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才能“对自身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才能通过文化反思走向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

作为黑龙江人，我们在流逝的岁月中积淀起对龙江大地越来越深

厚的感情，看着浩浩荡荡的黑龙江水欢跃前行，看着莽莽苍苍的大小兴安岭气象万千，感受着脚下这片黑土地的壮阔雄浑，享受着它慷慨无言的馈赠；随着对黑龙江的历史文化了解得越多、思考得越深，我们心中的这份深情就越发充沛，对黑龙江的深厚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华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巨大贡献就越充满信心：黑龙江绝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蛮荒之地”，实际上，诚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言，中华文明的产生，不在中原而在北方，黑龙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and 十分灿烂的文明。

现在看来，黑龙江的历史源远流长，积淀丰厚，影响广泛。1997年，阿城市（今哈尔滨市阿城区）交界镇石灰场洞穴遗址中出土文物的考古学测定表明，远在17.5万年以前，黑龙江地区已有古人类生存。早在传说中的虞舜时期，生活在黑龙江地区的古族肃慎（息慎氏）即与中原部族有了交流。另据文献记载，先秦时代，定居于今黑龙江地区的肃慎、东胡、涉貊三大族系的先民，在与中原部族进一步交往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黑龙江流域的开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进入封建社会以来，黑龙江这块土地独自孕育或与其他地区共同孕育的各民族不断雄啸崛起，其中，东胡族系后裔鲜卑、契丹、蒙古族，肃慎族系后裔靺鞨、女真、满族，在我国北方及全国范围内先后建立了北魏、辽、金、元、清等封建王朝以及唐朝的藩属政权“渤海国”，统治时间总和长达九百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独特的。自古以来，世居黑龙江流域的北方民族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他们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对我国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科技交流，对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现代以来，黑龙江这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大省，逐步形成其鲜明的边疆的、民族的、移民的、中西兼容的文明特质。

清初以来，鲁、豫、冀、晋等关内省份“闯关东”的移民大量涌入，他们闯入了这一肃慎—女真族系的“龙兴之地”，带来了中原主流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了关内民风民俗与黑龙江本土文化的融合。

20世纪初，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一批现代城镇在龙江大地因铁路而兴，特别是中东铁路的中枢——哈尔滨，迅速成为国际化的都市：松花江穿城而过，水气灵秀；铁路横贯欧亚，四通八达，物流、信息流会聚流转；俄罗斯人、犹太人等20多个国家近20万侨民涌入，一个开放包容、极具时尚活力、崇尚诚信敬业、追求和谐奋进的国际性商贸中心、历史文化名城逐渐成形，其国际化程度可与巴黎、伦敦、纽约、莫斯科比肩，创造了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奇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素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美称的哈尔滨已然成为国际商埠和时尚中心，欧洲的流行时尚，如服装、餐饮、电影、戏剧、音乐等很快传入哈尔滨，这里有中国第一家啤酒厂、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家音乐学校、第一个芭蕾舞团、第一个交响乐团，西式教堂、酒吧等建筑随处可见。俄侨文化、犹太文化等外来文化要素交相辉映，形成了哈尔滨独具国际交汇特色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教育文化、宗教文化。这些文化要素同来自内地的移民文化一道，为哈尔滨乃至黑龙江打下了特有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烙印。

随着印刷业、报刊业等现代媒介的兴起和城市文化的繁荣，哈尔滨会聚了大量的文化名人。20世纪20年代，孔罗荪、陈纪滢、塞克、金剑啸等人在哈尔滨创办新文学社团“蓓蕾社”，倡导新文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沦陷”（日伪）时期，金剑啸、罗烽、萧红、萧军、白朗成立了“星星剧团”，进行了大量的文艺活动，宣传抗日。与此同时，随着马占山将军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义勇军、游击队、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在松花江上，为了民族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英勇孤绝地奋战14年，用热血解冰霜，铸就了最能体现东北性格的抗联文化。

如1945年起，作为全国最早的解放区，在黑龙江诞生了中国省区的第一个广播电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省区的第一家报纸——《黑龙江日报》，中国最早的三家电视台之一——哈尔滨电视台（与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一道开启了中国的电视发展史），以

及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开创地位的东北电影制片厂。这些都奠定了黑龙江在新中国发展中独特的文化地位。新中国初期，北大荒开发、大庆油田开发、大小兴安岭开发，又逐步形成了垦荒文化、创业文化、知青文化等当代文化，铸就了以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大兴安岭精神等为代表的优秀精神资源。

独特的历史进程，积淀了黑龙江特有的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多民族聚居陶冶出绚丽多彩的满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北方世居少数民族的风情和丰富殷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鄂伦春族的歌舞和桦树皮画，赫哲族的鱼皮工艺品精深加工，朝鲜族的民族风情园，满族的剪纸、刺绣等等，风格十分纯粹，成为目前仅存的可供考察原生态渔猎文化形态的“活化石”，客观上为人们保留了东北本土少数民族迷人的民俗风情及其独特魅力。这种融合了黑龙江本土文化、移民文化、异域文化的三极互渗、多元交融的文化格局，这种既具边疆、民族色彩，又带有中西交融性质的文明特质，这种被列宁称为“碾碎了民族差别的大磨坊”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兼容吸收性与开拓创新性，最终凝结成龙江大地上意蕴丰富、多姿多彩的独特生存样态，构成了中华文化独特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今时代是一个“资源为王”的时代，黑龙江丰富独特的且较少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特有的文化创造空间。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梳理出民族历史源流、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外文化交流、红色历程、文化名人、流寓文化、重大历史事件、开发建设、历史文献、地域风情十大历史文化资源系列。这些都为我们建设边疆文化大省、推动我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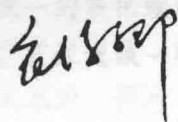
大力推进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与利用工作，是塑造和提升黑龙江文化品格、实现文化自觉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地区文化软实力、抢占文化制高点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保护、挖掘与开发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就是要更清晰准确地揭示我们的地域文

化内涵，让我省人民增强文化归属感，不断实现对本土文化的自豪、自觉与自信，从而塑造和提升黑龙江人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策划了“黑龙江历史源流与流寓文化系列”这一大型图书选题，计划陆续推出《黑龙江大界江百村纪行》、《黑龙江与俄罗斯文化关系》、《满文档案文献整理集成》、《东北流人文库》、《萧红全集》及《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等一系列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精品图书，旨在挖掘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及地域人文风情，呈现龙江文化的勃勃生机，为读者奉献更多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这些选题立意很好，起点很高，眼光独到，对于深入挖掘黑龙江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价值。

期待黑龙江大学出版社“黑龙江历史源流与流寓文化系列”丛书成为“文化天下”的图书精品，成为向全国乃至世界推介魅力独具的黑龙江的“文化名片”，并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是以，欣然为序。



二〇〇九年九月六日



PROLOGUE

序

黑/龙/江/大/界/江/百/村/纪/行

黑龙江是中国最北部的界江，黑龙江省是中华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亘古以来众多先民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栖息繁衍，以博大的胸怀和独特的方式创造了黑龙江流域令世人惊叹的璀璨文明，为开发和守护这块热土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黑龙江流域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历史上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1858年中俄《璦琿条约》的签订使黑龙江由中国的第三大内河变成了世界上最长的界江。尽管这一地区很早就受到国外一些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的关注，但直至目前，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基本限于边界、历史、民族、自然生态等领域，而很少对40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地区作整体的历史透视和文化形态梳理，对边界线地区基层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缺乏系统的综合研究。改革开放30余年来，黑龙江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科学、系统地调查研究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环境等各个方面，不仅可以进一步

充实、完善已有的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将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黑龙江省的历史与现实发展状况，为进一步的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为实现边疆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繁荣的社会环境提供有力支持。

基于此，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黑龙江大学经过反复研讨准备，于2008年夏天正式启动了“大界江畔——沿黑龙江百村历史文化行纪”课题。具体分工是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厉声、于逢春教授起草《当代中国边疆（黑龙江）地区典型百村社会与经济发展调查大纲》与《当代中国边疆地区典型百村社会与经济发展入户调查问卷》，黑龙江大学段光达教授组织该校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老、中、青三代学术力量，进行本地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术调研与考察。

在黑龙江省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者们行走于中俄三千多公里界江地区，足迹上起洛古河口，下至抚远三角洲，选择沿黑龙江边界地区具有典型意义的100个行政村，以基层社会与经济、文化发展作为切入点，在了解该地区基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一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项目的总体设计，将调研重点放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谐社会构建、民族关系与民族团结、宗教活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民族文化、民俗风情、自然地理、人口状况、文化教育现状、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不仅深入挖掘黑龙江的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还试图找出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对策和建议。

此次沿黑龙江100个行政村的调研是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系统调研。调研获得的资料主要包括新发现的各种原始资料，如各级各类政府文件、统计资料、访谈记录、民间书信、讲演稿、民间艺术作品、图片资料、影音资料等。这为对该地区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翔实且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黑龙江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学者们在调研中深入挖掘黑龙江的民

族特色和文化传统，这不仅为黑龙江文化产业的开发提供了宝贵的资源，而且是弘扬黑土文化，发扬龙江精神，打造黑龙江的新形象、新特色，推动边疆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根据调查研究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而编写的《黑龙江大界江百村纪行》，由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编写者们用优美生动、深入浅出的语言，图文并茂地介绍各个调研村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和蓬勃发展的新面貌，对掀起走进黑龙江、了解黑龙江、开发黑龙江的热潮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的贺礼。

最后，我代表“课题组”对大力支持本课题研究的黑龙省委宣传部、相关的黑龙江省各级党政部门，再次表示感谢！

石声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日

前言

黑龙江浩浩荡荡经年不息，她时而低沉雄浑，向人们展示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她时而高亢激昂，将她所见证的历史讲述给世人；她又时而悠扬婉转，将她离奇的经历向人们娓娓道来。她留下一片片美景、一个个故事，一路欢歌，悠悠东去……

她所塑造的美景、她所讲述的故事有好多好多，而我打算亲耳聆听一下她是如何讲述她身边的上马厂村的。于是，我带上行囊出发了……

进行实地察访之前，“上马厂村”这个词儿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地名符号，我只知道它是黑龙江岸边一个小村落。调研准备之初，表象的材料杂乱无章地充斥在我的头脑之中——“这样一个偏远小村儿，她能有什么内涵呢？”我心中暗自思忖。可实地拜访以后，我对“上马厂村”的认识发生了极大变化。对我而言，她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干瘪生硬的名词了。

她是一个朴实而又秀美的小村庄。

当地人多亲切地称之为“马厂村”，我起初还一直叫她的“大名儿”，可后来就入乡随俗了——更经常地将其称为“马厂村”了，后来再说“上马厂村”反而觉得别扭了。马厂村并非我想象当中的那样土气的偏僻小村，它具有构成“美景”的基本要素——青山绿水。春天，低缓的马厂南山上的各种生灵悄然复苏并迅速地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不论你身处何处都会感到春的气息，奔腾不息的大界江也高兴地拥抱着这逐渐披上绿装的世界。到了夏天，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青山碧水托着的小村，人们可以尽情地饱览清爽怡人的江畔美景；而后，你便可以欣赏小村的秋装表演了，这种精彩的表演实际上是在预祝即将到来的大丰收！在大海中航行的时候，我们常用“海天一色”来形容令人心旷神怡的情景；在这里，我们则可以用“山水一

色”来形容上马厂村的冬景，在这儿，你可以独享“冬畔牧饮”的农家风景，还有“界江朝雾”等美丽景致绝对会锁住你的双眸。

如果你仔细品味这个江畔小村，还能体会到她不平凡的经历。

历史上曾经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的行为主体不胜枚举，首先要说的就是沙俄。18世纪开始，沙俄便不断侵扰我国北部地区，大清王朝也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并在黑龙江沿江地区同其展开了保卫国土的殊死搏斗。上马厂地区也必然受到俄国侵扰影响。清军驯养战马，供给前线，正是由此，我们或许找到了“马厂”一名的来历。19世纪中期《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署确立了马厂“边疆地区”的地理特性，以后这个小村的一切都从这一点开始了。到20世纪30年代，这里成了日苏之间明争暗斗的竞技场，日本凭借其掌控“满洲”的有利地位在法别拉—上马厂一带修建了星罗棋布的工事。日军战败撤走以后，由于出现暂时力量中空局面，土匪势力猖獗一时，虽然上马厂并未成为“匪患重灾区”，而且也不及附近的西岗子和纳金口子等地严重，但土匪活动毕竟对上马厂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具有“边疆地区”的地理特性，中苏两国关系的阴晴冷暖也可以在这个地区得到一定的体现。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在上马厂地区可以清晰看到对过儿频繁起降的苏军飞机、在界江中穿梭的苏军舰艇，而且还可发现苏方安置的电缆窃听装置……当地老人讲，那时还可以看到上马厂对岸苏联飞机训练和伞兵训练活动。上马厂地区的沧桑经历也正如同江畔其他地区一样，都是黑龙江地区历史缩影之一。

不但如此，上马厂村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上马厂村现在已经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子了，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里的人口数量还相当少。自从国家第一批移民到来以后，这里的人口数量才迅速增加。外来移民多来自山东地区，他们在新时期的“闯关东”大潮中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来到了他们的第二家园。此后，不同形式的、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持续了数十年，外来移民越来越多。他们带来了生产技术，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更带来了盎然生机，并在这块黑土地上生根发芽。直至今日，他们依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中华农业文化使大界江畔的小村充满活力。同时，在60年代末期，一批批的热血青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执行了特殊的历史任务——于是上马厂地区又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舞台之一。尽管“知识青年”当中存在种种复杂心理，但他们所创造的知青文化必然在上马厂地区的史册中熠熠生辉。

以上几点笔者认为上马厂村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主要体现。黑龙江



省特殊的边疆历史文化孕育了多元文化的特点，对黑龙江边疆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对于将黑龙江省建成我国边疆文化大省意义重大。我想读懂这个江畔小村，所以打算在以下的篇幅中作些尝试，更期望文中记述的某一点能够激发读者更大的兴趣，那也就真正地发挥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了。

自然风物篇